

# 非常经典

凝聚心灵深处文字的力量，绽放永开不败的墨香之花。  
名著让我们在岁月的经纬中，将永恒不变的主题继续书写。

## 小酒店 (中)



[法国] 左拉

# 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小酒店(中)

(法国)左拉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73-1405-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## 非常经典

### 小酒店(中)

(法国)左拉 著

---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 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---

ISBN 7-5373-1405-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# 前 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，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，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者

## 作者简介



左拉(1840—1902),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,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,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,代表作为《萌芽》。

他受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的启示,创作一套长达600万字、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《鲁贡——玛卡尔家族》,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。描写罢工斗争的《萌芽》和反映普法战争、第二帝国崩溃、巴

黎公社起义的《崩溃》最为重要。他还写了三部曲《三城市》、《卢尔德》(1894)、《罗马》(1896)、《巴黎》(1898),以及《四福音书》中的前三部:《繁殖》(1899)、《劳动》(1901)、《真理》(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),第四部《正义》尚未完成。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于1902年9月29日。他的《小酒店》、《娜娜》、《金钱》、《妇女乐园》亦十分著名。1908年,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,为他补行国葬,并使之进入伟人祠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六章 ..... | 1   |
| 第七章 ..... | 68  |
| 第八章 ..... | 148 |
| 第九章 ..... | 232 |



## 第六章

小酒店(中)

秋天的一个下午,热尔维丝把洗好的衣服送到了白门街的一位主顾家中之后,回到了鱼市街,这时太阳已经西斜。上午下过一场雨后,气候温和了许多,潮湿的石板路上散发着泥土的气味;热尔维丝抱着一只大筐子,感到吃力,有些气喘,脚步不由得迟缓了,身子不觉有些瘫软,她边走着,隐约地感到了饥饿、疲惫之中走上街面,某种欲望在体内开始骚动。她极想吃些好东西。当她抬起眼睛,瞅见马尔加代街的路牌,脑海中忽然闪过去铁厂看看顾热的念头。他曾说过多次,如果有一天好奇心使她想看看打铁是什么样时,不妨多走几步,去

铁厂看看。再说，当着别的工人面，她也可以说是要瞧瞧艾蒂安，那就果真是专为寻找儿子而决定进铁厂走一遭的了。

铁钉厂应该是在马尔加代街，但是，她并不知道在哪一段；这里到处是开阔的旷地，房屋稀疏，而且往往没有门牌。即使是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给她，她也不肯住在这条街上，这条宽畅但却肮脏的街道被附近工厂冒出的黑烟熏得污黑，坍塌的路砖，车辙里满是污水。路的两旁是一排排的厂房，许多有大玻璃窗的大工厂，大都是灰色的建筑，好像没有完工似的，一些砖墙和木架裸露着。工厂之间的夹缝中夹杂着许多外形难看的住房和光线暗淡的小饭店，参差不齐，迎风欲倒的模样，从房屋间隙处望过去可见成片的旷野。她只记得顾热曾说过，铁钉厂在一个废铁和破布收购站旁，收购站价值几十万法郎的货物都堆在露天里。在工厂发出的喧闹声中，她

努力辨别着方向：一些建筑顶上伸出许多细管子，发出强烈的汽笛声响；一家木材加工厂里传出均匀的机器锯木声，像急速撕破的一块棉布的声音，这种种声响震得大地微微颤动。她怔怔地向蒙马特高地望去，一时没了主意，不知道再走多远，忽然一阵风吹来把大烟囱上的煤烟刮了下来，街道上顿时烟灰满目。她闭了眼睛，正喘不出气来的当儿，忽然听见了铁锤的叮当声；她已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铁钉厂的门口，她看见近旁果然堆满着许多破布，她认定这就是顾热的铁钉厂了。

但是，她仍有些犹豫，不知从什么地方进去。一道篱笆的缺口处有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像是穿过一个拆房工地的砖灰堆。一堆污泥挡住了去路，所以有人上面放了两块木板。她还是冒险走上了木板，向左拐弯，走进了一大堆颠三倒四堆放的货车和破旧屋子之间，房子的柱梁竖在那里，她又没了方向，不知如何前进。破旧

的屋子里闪烁着红色的火光，刺破了垂暮的夜色。此时，铁锤撞击的声响已经停息了。她小心翼翼地前行着，朝着放光的方向走去，忽然一个工人从她身旁走过，那人满脸被煤灰染黑了，一脸络腮胡子，他用无光的眼睛瞟了热尔维丝一眼。

“先生，”她问道，“这里有个孩子，名叫艾蒂安，他在这干活，对吧？……我，我是他母亲。”

“艾蒂安，艾蒂安，”那工人挤着嗓门说着，一步三摇地向前走着；“艾蒂安吗？不，我不认识他。”

当他张开嘴时，嘴里喷出一股酒气，像是打开盖的酒桶一般。在黑暗中遇着一个女人，使他极不高兴，嘴里不停地唠叨着，热尔维丝向后退了退，又发问：

“那么，顾热先生在这儿干活吗？”

“哦！顾热，是的！”工人说，“我认识顾热！……如果您是用来找顾热嘛……请进来吧。”

他转过身去，用破锣般的声音叫道：

“喂！‘金嘴’，有个女的来找你！”

一阵破铁的声音掩盖了他的呼声。热尔维丝向里面走去，来到一扇门前，探头望去。这是一间宽敞的屋子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，那座熔铁炉像是灭了一般，只有微弱的光，使黑暗越发深沉。巨大的人影在屋里飘移不定，当黑影遮住火光时，那影子显得越发的大，不禁让人猜不透，他们到底有多么粗壮的四肢。热尔维丝不敢贸然造次，在门口低声叫道：

“顾热先生，顾热先生……”

忽然间，一切都发出光亮。在风箱的喘息声中，一道白亮的火焰冲天而起。屋里被照得通亮，四壁原来是用木板做成，四角加了砖墙，粗糙地砌了几个窗眼。煤烟把厂房熏得呈深灰色。梁上悬挂着许多蛛网，像是晾晒着破衣的样子，年积月累，蛛网上落满了尘土。周围

墙壁的货架上，杂乱无章的堆放着许多废铁和破旧的器具，有大有小参差不齐地混杂在一起，成堆的工具显出残破的痕迹，泛着坚硬而黯淡的光泽。白亮的火焰不住地向上翻腾，像一道太阳的光芒映在大地上一般，照得木座上的四个溜光的铁砧，反射出带着金星的银色回光。

此时，热尔维丝认出了熔炉前站着的、留着漂亮黄须的顾热。艾蒂安拉着风箱。还有两个工人在旁边。她只看着顾热，走上前去，站在他面前。

“唉哟！原来是热尔维丝太太！真是意外的惊喜！”顾热叫出声来，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神色。

但是，当他看到同事们做出鬼脸时，便连忙改口，把艾蒂安推到她面前，说道：

“您一定是来看孩子……他挺乖，他的手腕已经开始有力了。”

“好呀！”她说道，“到这里来可真不容易，……好像到了世界的最尽头了……”

于是她叙述起自己是怎样来的。接着她发问为什么这里的工人不认识艾蒂安。顾热不由得笑了起来，他解释说这里大家都把艾蒂安叫做“小兵娃”，因为他的头发剃得精光，好像士兵的头一样。他说话的当儿，艾蒂安停止了拉动风箱，熔炉的火焰降了下去，暗红的光亮渐渐熄灭了，屋里也渐渐变得黑暗了。顾热激动地怔怔地望着微笑着的热尔维丝，微光之中她的容貌显得更加艳丽。黑暗之中，两人无话，后来似乎想起什么事，这才打破了沉寂。

“热尔维丝太太，请允许我干完这点儿活儿。您就待在这儿，好吗？您并不妨碍谁。”

于是她留下了，艾蒂安重新鼓起风箱，熔炉里也重新冒出火星；孩子想在母亲面前显示腕力，起发用劲地

拉起风箱来。顾热站在炉边，看着炉中烧着的铁条，手中拿着铁匠钳守候着。明亮的火光强烈地照耀着他，没有一丝阴影。他的衬衣袖子卷<sup>●</sup>来着，领口敞着，露出赤裸的臂和赤裸的胸，女人般粉红色的肌肤，上面长着金黄色的汗毛，略低着头，脑袋像是陷在露出肌肉的两肩之间；他聚精会神地用眼睛盯着火光，眼睛一眨不眨。顾热像一个正在小憩的巨人，十分悠闲地使着劲。待那根铁棍烧得发白之后，便用钳子夹了起来，放在铁砧上用铁锤均匀地打成几段，像是将玻璃不费力地敲成几段一样轻松。接着，又把截断的铁条一段一段地放进火炉，烧热后再一一夹出，逐个加工。他做的是六角形铆钉。他把截断的铁条放进一只模具里，压成六角形的钉头，然后把成型的铆钉抛在黑土上，起初烧热的钉子泛着红色，不久便渐渐熄灭了。他不停地打着钉。右手抢着一只五磅的铁锤，每锤下去就做出一只钉子，他活儿



干得灵巧而熟练，边打着钉，边与一旁观看的人说着话。清脆的铁砧声像是银铃的声响。他也并不出一滴汗水，很舒服，很随便地打着铁钉，像是晚上在家里剪画片似的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
“噢！这是些小铆钉，也就二十毫米长……”这话是回答热尔维丝的问题，“每天可以做出三百来个……但也要干惯了才行，要不手腕可会僵硬的……”

她便问顾热每天干完活手腕是否会麻痹，惹得他笑出声来。难道他会像富家小姐一样手无缚鸡之力吗？十五年了，他的手腕已是久经锻炼；手中的工具早都磨热了，像铁一样结实。不过热尔维丝的话也有道理：一个从未打过铁的人，猛然间摆弄五磅重的铁锤，恐怕不到两个小时，手腕肯定累不可支了。这看似轻松的活计，往往让许多结实的男人打不了几年的铁就命归黄泉了。此时，其他几个工人也轮番打起铁来。光亮中他们